落帆樓文集

落帆樓文集卷二

烏程沈　垚敦三

前集二

爲人後者爲所生服議上

自唐以來輕重服制屢變先王之舊獨於爲人後者爲所生之服則持不貳斬之說相沿不革垚竊以爲過矣夫禮緣義起制隨時變立後之意今古絕殊古者惟大宗立後今則無人而不立後今所謂不可絕者古所謂可絕者也以可絕之宗而亦服後大宗之服是過禮也非受重於大宗而亦降所生創鉅痛甚之服是奪情也予奪之不當莫此爲甚然則繩今人以古禮而亦使不

立後乎曰此必不能何也古者喪有無後無無主有後而妻穉子幼亦使人主其喪主喪者爲大功之親則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今無有爲人主喪者不立後則喪無主矣古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親者共其牲宗子主其事今宗法久廢無從祖祔食之禮不立後則祭薦無人矣古者大功之親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今則人人各私其財有積貲而不立後則爭端紛起而亂獄滋豐矣故不當立後而亦立後者後王之所不得已也夫欲正近世立後之失則必復宗法宗法旣復則喪祭有主而爭競自銷然宗法與井田封建相維豈近日所能遽復者哉

不能復宗法不得已而徇情立後以止人之爭則不當仍援古人後大宗之制以妄傳於不貳斬之義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爲尊祖故不絕大宗後大宗以敬宗尊祖故必降小宗今意皆異是而引以爲比其於禮不亦比儗失倫乎故愚竊謂所後非百世不遷之宗則所生亦不妨並重而皆服三年此則權之於義而差安反之於情而較順者也所謂事異殷周禮隨而變者此其類也曰古者婦爲舅姑期後世加至三年論者以爲非並不貳斬之義今之所議得毋類是曰婦爲舅姑從服也從服則服餘於情不當加者也非並不貳斬之謂也爲人後者爲其父母

期降服也降服則情餘於服有所特重而不得申者也苟非特重而可以申所謂雖加一日愈於已者也又何貳斬之嫌乎

為人後者為所生服議下

宗法既廢士大夫無封邑世祿可以庇後嗣而又無古人家法子孫克世其家者葢鮮當世所推為望門甲族猶有宗法遺意者海內不數家然此數家固有不襲宗法之名而隂合宗法之實者矣夫古之宗法原行於士大夫非行於庶民也有爵祿故有宗廟有宗廟故有宗子宗子主收族故孤寡廢疾者得有所養焉殤與無後者得有所祭焉無能而列於庶人者得有所統焉所謂

以族得民也若夫蚩蚩之民則不但無廟且有不知其姓者矣又安可以宗法部分之哉孔穎達曰殷制始有爵及他國來仕者若子孫祿位不絕即爲太祖則百世不遷之祖獨別子而已又別子若身無爵至子孫始有爵及中衰而復興者雖別子亦不得爲太祖夫不爲太祖則但爲小宗不爲大宗矣然則周之大宗蓋算於殷矣惟天子諸侯之子孫世有爵祿保宗祊者得爲大宗則得立後而降所生之服者一國之內有幾族哉今宗法雖不行然特不襲其名耳未嘗無其實也何以言之周之宗法非封建之天下不能行後世當以殷制爲準今之親王猶古之同姓諸侯也今之有大功受封爵者

猶古之異姓諸侯也以無分土故支子不得爲別子而
長子襲爵者則大宗也若夫身經百戰以死報國
天子嘉其忠節予世職俾子孫承襲者亦古世祿之遺
也海內豪傑起隴畝至大官以才識幹略自見於世舉
世推爲名公卿者即古始爵之比也令子孫能世濟其
忠長爲
國家效奔走禦侮之用則其祖爲百世不遷之祖矣豈
非不襲宗法之名不能不有宗法之實者哉夫有大宗
之實而爲之後者不如後大宗之制則悖於禮矣故王
公貴人凡有官祿嫡長相承者其立後當仍用古後大
宗不貳斬之禮記曰禮不下庶人古之不貳斬原爲士

大夫家言非爲庶人言也王公貴人嫡長相承而立後則用不貳斬之例雖爲大官而非嫡長相承及庶人以止爭而立後則用並尊得並斬之例庶幾兩不相悖也夫

殤不當立後議

乾隆時有爲殤請立後者援陳澔喪服小記注爲證大吏據以入

奏禮部失攷遂準其請且著爲令夫殤無爲人父之道陳澔注禮多誤此則謬更顯然不可爲據古惟大宗得立後喪服傳曰大宗者尊之統而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然則小宗即不得立後矣喪

服記曰宗子孤爲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鄭康成曰謂與宗子絕屬者也記又曰親則月算如邦人鄭康成曰與宗子有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期長殤大功衰九月中殤七月下殤小功衰五月有大功之親者成人服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長殤中殤大功衰五月下殤小功衰三月有小功之親者成人服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五月其殤與絕屬者同緦麻之親成人及殤皆與絕屬同然則宗子爲殤族人皆以殤服服之矣曾子問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鄭康成曰族人以其倫代之不敘昭穆立之廟孔穎達曰殤者兄弟行無限親疏皆得代之不以父服服此殤喪服

小記曰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鄭康成曰言爲後者據
承之也殤無爲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孔穎達曰
族人後大宗不得後此殤者爲之子以殤者之父爲父
而以兄弟之服服此殤然則爲殤後者爲殤者父後也
爲殤者父後則與此殤爲齊衰兄弟之親長殤中殤當
服大功衰下殤當服小功衰矣以其服服之此之謂也
若謂爲殤後卽爲殤子則與曾子問之言不合且爲子
禮自有爲人後之重服矣又何必別之曰其服哉宗子
殤吉祭特牲不舉肺無肵俎不告利成以無尸故無元
酒以禮降故若謂爲後卽爲子則子無殤父之義何不
以成人禮祭父而但爲陰厭也陳氏於曾子問注襲用

鄭義而於喪服小記忽創爲新說前後乖違其謬本不足辨然貽誤後人頗不小矣夫孔疏謂爲殤者父後誠恐人之誤解也然卽謂爲此殤後亦不得如陳氏之說蓋爲後與爲子有別爲人後者爲之子但據一端言之而未極其變也天子諸侯繼統不繼世孫繼祖兄繼弟皆爲後非爲子也周共王弟孝王繼其王子懿王且以叔父繼從子矣懿王子夷王繼孝王又以從孫繼從祖矣衞公孖頑之子戴公繼懿公又以從父昆弟相繼矣凡此皆爲後非爲子也雖不爲子其服則斬而禮亦如子以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他服又先有君臣之分故也此則人君之禮與大夫家不同者也衞文公大布

之衣大帛之冠是其證也雖不爲子本宗則絕天子諸
侯爲所生之服無明文或亦服期或練冠以燕居如庶
子王服母之制皆未可知而斷無加尊於所生之禮則
可以義斷者也卿大夫有田邑者亦繼爵不繼世春秋
列國大夫有罪見誅或出亡其先祀未可滅則皆得立
後而昭穆不必盡相當宗子爲殤而死假令兄弟行無
可主宗事者得不以子行爲後乎又無得不以孫行爲
後乎又無則大宗究不可絕得不以父行祖行代主宗
事乎子行而爲後則服此殤如服叔父之殤孫行而爲
後如絕屬者服宗子之殤父行而代主宗事如服昆弟
之子之殤祖行而代主宗事亦如絕屬者服宗子之殤

所以然者後大宗以承尊統義亦非由繼世也子行孫行而服此殤之母則如爲人後者之重服父行於此殤之母則嫂也祖行於此殤之母則昆弟之子之妻也服窮矣當亦如絕屬者服宗子之母之服而於所生之小宗則皆降此亦可以義斷者也此又即以其服服之之義推廣言之而悉與禮合者也又安可謂爲殤後即爲殤子服即子爲父之服哉陳氏之誤徒以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因謂不爲殤即得立後不知禮正不如此也不爲殤甚多而得立後之人甚少年少而爵爲大夫則不爲殤然不必立後也能執干戈以衞社稷亦不爲殤然亦不爲立後也鄭康成曰未踰年之君

魯子般子惡皆不稱公書卒弗謚不成君也不成君則
不立廟序昭穆凡無廟者爲壇祭之夫未踰年之君不
必未冠然不得廟祭則大夫而蚤死雖不爲殤禮亦必
有降下者若是宗子雖得立後而所立之後不必與此
大夫爲子又況不爲殤之大夫不皆不可絕之大宗乎
安可謂不爲殤卽得立後以爲子哉古者女未廟見而
死歸葬於女氏之黨言其未成婦也今則有未婚而歸
柩於夫氏者矣古者壻之父母死雖已納幣有吉日壻
家猶致命女氏使別嫁言未成婚之未定爲夫婦也今
則有壻死而女歸其家與鬼壻爲壻者矣一生一死非
禮相接瀆亂陰陽媟嫚人鬼嫁殤遷葬古媒氏所禁今

則相習成風莫識其非或不如是反以爲無情不義其故總由禮教陵遲風俗衰敝或情緣於溺愛或意迎於防爭有整頓風俗之心者方當禁之不遑忍導其流而揚其波也夫爲殤立後固與冥婚遷葬之事相連者也陳氏之說不合禮制當請於

朝亟加刊正

宋神宗用兵西夏論

史言靈州永樂之役死者六十萬人財粟銀絹以萬數者不可勝計夏人困弊而神宗亦深自悔咎𡊮竊謂宋師之所以敗者由將帥之不得其人非夏之不可加兵也拓跋偏據一隅以數州抗衡上國疆弱懸絕盡夏地

抄積無所生但產鹽鐵耳資用皆出中國需歲賜及互市甚急比者又逼處其西南數以兵擾其河外列城宋若停歲賜絕互市夏財用困竭未有能立國者也厚集兵力乘其困而討之雖有知者不能爲夏謀矣然則夏之所以得存者非宋兵力不能取之也乃天子不欲以一方擾天下置而不取也然而戎心無厭見天子許其乞和給以歲幣益肆然無所畏忌小則嫚朝使大則興兵入寇夫許其和而仍不免入寇則歲賜之給適所以養寇矣同一耗民力與其爲養寇之資孰若爲滅寇之用仁宗爲之君韓范爲之臣而元昊猶得幸逃天誅讀史者之所以不能無欷歔也然而元昊狡譎善謀其臣

能為之用及元昊身而郎欲破滅之時固猶未可至其孫秉常爲母所幽斯眞天亡夏之時矣梁氏淫亂諸酋各擁兵自固不相統攝是天以興靈祚宋也討其廢君之罪名至正也因其散亂而復我故土事至易也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仁宗遭拓跋之彊而不能得志神宗値拓跋之亂而可以得志使能愼擇將帥收復興靈誅百年之逋寇攄祖宗之宿憤麟府鄜延環慶涇原諸路皆得弛擔息肩免於殺掠之慘豈非一時盛烈哉且夫宋之所以不能制契丹者以有拓跋之擾其西也復涼甘諸州則可以連絡回鶻復夏州北出兵渡河則可以復受降三城三城復而宿重

兵於振武據河山之險東向而爭則遼之臨潢祖州亦在我麾下矣區區燕雲十六州又奚不能復之足患哉時難得而易失幸遇其時而不知擇帥五路出師乃有宦者二人爲之將于斯知神宗之不能承受天祚不必待鹽州之潰黃河七級渠之決而早歎其師之無功矣圍靈州不克所得銀夏宥諸州又皆不守於是种諤沈括復規取橫山帝又誤用狂謀輕敵之徐禧致有永樂之陷夫王中正出麟州數里即奏入夏境是欺誑也而
帝不誅李憲期會靈州乃至胡盧河即還是失期也而
帝不誅劉昌祚薄靈州先鋒奪門幾入矣高遵裕害其功馳使止之靈州之敗遵裕之罪也使圍城之事專屬

之昌祚則克矣夏兵至永樂高永能請及未陣擊之曲珍請於半濟擊之禧皆不從永樂之陷徐禧之罪也使守城之事不屬禧而屬永能則城不陷矣然則喪師辱國洵皆由將帥之不得其人而非夏之果不可勝矣夫謀天下者已彊則用以立功人彊則制之使不得逞漢武帝承文景富厚之業外斥地四夷用已之彊也唐武后用郭元振計不聽吐蕃罷四鎮兵之請能制人之彊也拓跋若值漢唐之世萬無能立國之理宋世君臣習仁慈而無遠略故繼遷陷靈州而宋不救元昊數入寇而竟許其和眞宗仁宗當宋室全盛時乃如此雖曰寇狡不易制不可謂非苟安縱敵而不爲子孫久遠計也

神宗際西夏衰弱有可復故土之機而卒取潰敗是猶唐宣宗當吐蕃衰亂而不能經略隴右矣豈不惜哉夫人君必先治內而後能攘外神宗用安石新法鄧綰呂惠卿輩繹騷中外已之國且不能安全而故擾之又安能取人之國哉

宥州答問 附

問宥州在夏州西北讀宋史諸傳驗其地乃在夏州西南豈宋時宥州非唐舊歟曰宥州之治凡再徙初置在夏州西北元和郡縣志廢宥州在鹽州東北三百里夏州西北三百里開元二十六年所置之州也天寶末宥州寄理經略軍寶應後廢元和九年於經

略軍復置則益移而北元和志新宥州在夏州西北二百二十里慶宥州東北三百里東至麟州六百里西南至靈州六百五十里北至天德軍六百里東北至中受降城五百六十里南至鹽州六百里此李吉甫爲相時所置之州也舊新二州皆在夏州西北至元和十五年移宥州治夏州之長澤縣割長澤隸宥州則移在夏州西南唐時已然非至宋始移也元和志夏州長澤縣東北至州一百二十里太平寰宇記宥州東北至市澤四十里爲界以東北至夏州八十里然則唐末之宥州在夏州西南一百二十里矣元和志夏州西南至鹽州三百里寰宇記宥州西至五

原郡鹽池一百八十里爲界然則唐末之宥州在鹽夏二州之間宥州東北至夏州百二十里故西至鹽州一百八十里矣宋時宥州地屬西夏寰宇記宥州南至洪門鎭八十里元豐九域志保安軍北至宥州一百八里西北至宥州二百七十里東至本軍界五十里自界首至延州一百八十里南至本軍界八十里自界首至延州一百五十里然則宥州至延州約四百三十八里沈括曰烏延古城土地膏腴去鹽池不遠東望夏州且八十里西望宥州不過四十里最爲衝要然則西夏之宥州卽唐末治長澤之舊故宥夏相去一百二十里也宋史地理志塞門砦西至平

戎砦六十里南至安塞堡四十里北至烏埏口九十里平戎砦南至園林堡五十一里北至杏子堡四十里園林堡東至安塞堡七十里西至保安軍四十里烏埏口蓋即入烏延古城路之口埏延字異耳烏延在宥州之東塞門在保安之東保安直宥州則塞門直烏延矣然元和志旣曰舊宥州在鹽州東北三百里又曰宥州在鹽州北一百四十里旣曰新宥州置經略軍在廢宥州東北三百里則在鹽州東北六百里而乃曰鹽州東北至經略軍四百里里數互異豈屈曲迂直之不同固有兩道歟夏州北至黃河八百里經略軍北接天德南據夏州總統蕃部居中控馭

於此置州深得地形於軍北置新館十一所通三城
急驛洎護蕃項制回鶻之亘貿矣乃置州未幾仍復
南移長澤至回鶻消息不通天德應援不及惜哉又
按宋史夏國傳徐禧請於銀夏宥之界築永樂城永
樂依山無水泉种諤極言不可禧率諸將竟城之賜
名銀川砦永樂接宥州附橫山夏人必爭之地地理
志元豐四年收復銀州五年即永樂小川築新城距
故銀州二十五里前據銀州大川賜名銀川砦旋被
西人陷沒元和志夏州東至銀州一百八十里則銀
州西至宥州三百里永樂城又在銀州之西則去宥
州二百七八十里

晉書賀循傳書後

自天子至於士經所陳宗廟之數皆據父昭子穆繼世之恆而言非父子而相繼昭穆之同異經無明文於是禮家有兄弟不相爲後之說是說也甚便於人君之私而合之廟制必越乎昭穆常數之外其甚者且亂君臣之分焉蓋廟數之或七或五或三制之一定者也非父子而相繼則事之隨變所值而至無定者也以事從制則制定而事有準以制徇事則制不一而事益紛攷之公羊穀梁及左氏外傳斷當從服虔兄弟異昭穆之義不得如何休隱桓與閔僖同北面西上之說夫禮家之所以謂兄弟無相後義者泥於爲人後者之必爲之子

也使知為後而非子行雖服重服而不稱子則兄弟無嫌于相後矣即幷非兄弟亦無嫌于相後矣晉武帝定郊廟禮用王肅說潁川京兆與宣景文三帝為高祖以下四親廟征西豫章為六世五世無服之祖之廟其時太祖虛位景與文以兄弟同為一世故六世之祭上及征西而廟數適七是則創制之初已苟取充數而不為一定之制矣嗣是武帝崩而征西遷惠帝崩而豫章遷至懷帝入廟而潁川又當毀毀則上祭不及六世不毀則廟數又復過七於是初從刁協議以兄弟為世數而遷潁川繼又從賀循議以兄弟不為世數而復潁川且幷復豫章于昭穆之位已廢之祀重復修舉已遷之主

忽又入廟而惠懷愍三帝又以元帝上繼武帝議別爲廟祀此其失禮又何待言其故總由初制不定子孫無所依據至遷復紛紛也使武帝定制景文即各自爲世而以豫章爲六世之祖其有見神盈入之事乎惠懷雖無後然故親廟也豫章潁川雖上世然故遠祖也留遠祖於廟中而欲別出親廟之神於廟外是謂當毀不毀當祭不祭古者致親而祧遠今則事遠而祧親其可謂禮乎且夫元帝之踐位也與漢光武異光武復故物于已失之後元帝見推戴于方失之時其繼統也當繼愍帝不當繼武帝然而當時諸臣皆以元帝爲宜繼世祖用光武繼孝元故事者何也則以元帝於惠懷爲從祖

昆弟於愍帝又屬居族父嫌其不可爲後故也夫天子以繼統爲世次廟制又以天子而定爲三昭三穆豈如家人父子族屬論行輩哉不爲天子則不入世數雖周平王太子洩爲桓王之父桓必以平爲親廟而洩但祭於壇不得入廟也既爲天子則必入世數周考王以叔父繼懿王不得以穆王爲親廟而必以懿夷王以從孫繼孝王不得以懿王爲親廟而必以孝也豈不顧天生親屬之稱謂而爲此顛倒哉葢必如此而後七廟之數不越先後之次不逆祧毀之事不既遷又復而君臣之分不亂耳使武帝以豫章爲六世之祖元帝竟後愍帝則愍帝入廟而宣帝得正太祖之位矣元帝入廟而景

帝又得別爲百世不遷之廟矣如是則雖康帝以弟繼成帝哀帝以從兄繼穆帝而廟數不加也海西廢而簡文立雖以從祖後從孫而廟數亦不加也何至豫章潁川京兆諸主屢遷屢復如弈棊不定哉豈非賀循之議但知家人親屬之稱謂不知天子以繼統爲世次哉夫持兄弟不相後之說至於宗廟之主屢遷屢復則兄弟斷當異昭穆不得如何休范甯之言矣然則爲人後者爲之子爲昭穆相當者言也非相當則據禮之如子言也非即稱爲子也曲禮曰內事曰孝王某溫嶠曰非子者可直曰皇帝敢告某皇帝是也明乎爲子之義而後爲後之義盡明乎非子行不稱子之義而後爲後之途

廣明乎不稱子而仍爲後之義而後人君之禮無家人稱謂之陋明乎爲後不得顧私親之義而後宗廟之次順君臣之位正朝野上下莫不得所矣是故元帝建廟之議刁協是而賀循非哀帝纂承之議江彪是而王述謝奉皆非安平穆王薨以母弟敦爲後博士張靖謂敦宜服三年依魯僖服閔禮是矣而孫毓宋昌以穆王不臣敦爲難是但知兄弟之親不知受重者必服尊服之禮也康獻褚皇后崩於孝武爲從嫂博士徐藻議謂資父事君而敬同夫屬父道妻皆母道則夫屬君道妻皆后道服后宜以資母之義善矣而不服三年第謂應服齊衰期是又明于受重服尊之禮而偏忘父沒得伸之

節也夫至變者事也不變者禮也繼統之事至簡文以從祖後從孫而變極矣而以義斷之當仍用爲人後之禮以哀帝爲親廟夫簡文尙當以哀帝爲親廟則安得有魏孝莊明世宗尊私親而亂大統之事哉又安得有張璁桂萼席書霍韜之邪說得乘時取寵哉

喪服文足徵記書後

程易疇喪服足徵記可謂精矣然頗有過泥而失者不杖麻屨章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注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爲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謂父若祖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爲君

之孫宜嗣位而蚤卒今君受國於曾祖程氏初從前說駁後說謂繼體之君此例萬不可通後又以前說終不能無偏閡謂此君是公士大夫之君𡌥反復思之鄭注二說皆無可疑繼體之君間一二代而不立此雖古今罕有之事然亦不可謂必無之事鄭君設此例以通其變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程氏謂曾孫受重於曾祖而服斬父已先卒今又遭祖有廢疾者之喪當如爲人後之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斯爲不貳斬斯言非矣以旁支繼立從爲人後者降其小宗之例若本嫡長相傳特因父祖並有廢疾而曾孫受重豈可同旁支繼立之例祖有廢疾不任國政臣可以其不爲君而

服期孫豈可以其不爲君而不服斬乎不貳斬之言可爲旁支繼統之例不可爲曾孫受重服祖之例鄭答趙商曰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何等直截若謂已爲曾祖服斬不當又爲祖服斬此何據也至公士大夫之君自與有國之君同

大功章夫之世父母叔父母賈疏引王肅以爲父爲衆子期妻小功謂兄弟之子期其妻亦小功以兄弟之子猶子引而進之同已子明妻同可知程氏謂經不見報文不服也舅姑爲適婦大功庶婦小功夫之祖父母爲孫婦緦今以舅之昆弟姑之姊妹婦而爲此婦人服報之大功同於適婦矣降一等小功同於庶婦矣即降二

等緦麻亦同於孫婦矣旁殺之謂何親疏不分隆殺無節其於服也不其傎矣乎觀程氏說不制服明矣然吾終不能無疑也緦麻章夫之諸祖父母報不以同孫婦爲嫌而從子之妻獨以同庶婦孫婦爲嫌何也若以旁殺爲言則從祖祖父母猶爲此婦服而世叔父母反不爲此婦服亦非旁殺之義

與張淵甫書 庚寅閏三月作

歲華不留搖落增感追憶曩歡歷歷心目壬午冬初訪君山館癸未秋末同遊石公兩地勝賞淸言如昨而乃同訪之盛生久爲異物偕遊之紀子又復長飢腹痛之墓宿草掩其荒邱食芋之仙弱鱗生於翠釜自傷微植

已怨歲寒念彼友生爾形惻愴竹生易蠹蘭萎不芳如何如何感今悲昔歸雲洞口燕石峯頭論古證心烹泉瀹茗溼雲過嶺挹之以餐危石墜波據之而坐劉知幾之論史楊子雲之談元林風助以狂號空谷應以遙響友朋極樂山水方滋豈料今之歡悰寂寥哀生傷逝者哉一別五稔長路三千不獲如前縱言鼓掌管窺所及雜書於左豈曰有當惟以貢疑聊代面談幸有教我

禮記正義集熊皇之長萃南北諸家精義左傳疏非其匹也鄭康成博綜羣籍會通三傳而求其是不徇一家之說杜預不能鉤貫三傳但就左氏望文生義又不信禮記諸書堅執已見而左氏本義反有違矣

爲鄭氏疏難而是爲杜氏疏易而非故左傳疏之不及禮記者因注之不及遂疏亦有不及也賈氏兩疏詞甚疏略筆甚蕪累而義反正者依注爲重也康成習穀梁春秋而注經不專用穀梁之說兩不克葬從公羊左氏之義不從穀梁周之秋三月皆得雩本穀梁而變其說諸侯在喪之稱從公羊而不從左氏奔喪之禮於天子用公羊義於鄰國用左氏義卜郊則於三傳皆不用而獨出其解萃羣言而析淆亂定一是真空前絕後之學疏家能羅列衆說斷以鄭義使讀者一覽而知所以善也若賈氏周禮疏略無引證不能觸類旁通雖疏奚爲

鄭氏禘祫之義商頌元鳥箋周禮大宗伯注及王制注三處皆同詩疏引禘祫志最爲完善王制疏已嫌其略賈疏乃一語不引不知何故簡略乃爾王制疏引鄭注小司徒上地家七人云云而謂地有九等竝竊疑其誤會注意鄭所謂九等指家口多少而言非指地也檢賈疏視之其誤一如孔疏而盡刪其引證如此刪削眞不可解

禮記疏序謂皇勝於熊奉敕刪理據皇爲本今觀二說並列者往往熊勝於皇

喪服齊衰三月章爲舊君有三條賈疏全不分曉檀弓疏則條分縷析兩疏高下迥絕

程易疇喪服足徵駁正鄭注處精確不刊如謂子夏傳不誤鄭氏斥之乃鄭之誤厥與降有別女子子成人雖有出道決無逆降之義緦麻章末長殤中殤降一等四句乃經文經所謂齊衰之殤大功之殤指成人服齊衰大功者而言小功殤服章傳所謂大功之殤小功之殤卽據喪服而言成人服齊衰者其長中殤降在大功而爲大功之殤故齊衰之殤中從上卽大功之殤中從上也所謂長殤中殤降一等也下殤則降在小功所謂下殤降二等也成人服大功者其長殤降在小功而爲小功之殤其中殤則從下殤而降在緦麻所謂小功之殤中從下也故小功之殤中

從下即大功之殤中從下也鄭誤經爲傳謂皆據成人服以前主謂丈夫爲殤者服後主謂婦人爲殤者服改庶孫之中殤爲下殤謬大功章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條及大夫之妾條當從舊讀皆定論也鄭氏釋經彌縫經傳之闕說最精鑿後儒不通貫全經偶得一端輒爲新說於是說益紛而經益不可通故必如易疇先生之精乃許駁鄭注耑最愛其妾不體君述比例最精謂妾當以妾子爲例不得以女君爲例妾之爲其父母猶妾子之爲其外祖父母妾之爲其子猶妾子之爲其母妾子有爲父後之時則有與尊者爲體之事故爲其母及外祖父母有不得遂之

時妾無體君之事故無不得逐之服注以女君爲例是自亂其例此等精鑿之說非研精覃思者不能道一字

程氏謂喪服無遞文高祖元孫服不見於喪服者不制服也昆弟之曾孫從父昆弟之孫不見服者亦不制服也

熊安生禮記義疏可謂精矣而北史本傳訟墓之事何其愚也冀州長史鄭大讙判河南將軍晉無此號何不取晉書攷之猶欲通名於貴人也豈當時晉書不易得植之無從求歟抑晉語所謂甚精必愚歟

雜記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

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士三月而葬
是月而卒哭杜預不信可謂師心自用者矣鄭注士
虞禮云練而遷廟本穀梁傳而杜謂三年喪畢乃遷
廟此則用服注

敘事之文貴詳不貴苟簡姚姬傳敘姚令譽調和兩
帥事何不備載其語惲子居舅氏淸如先生墓志銘
其所自於劉文淸公者何不詳述其言

海宇承平無事可紀而士大夫議論即成風俗兼筆
者述其言行後世得攷鏡其得失即是紀事夫虛元
爲正始之音節義知東都之俗使舊史不錄其語言
而惟載案牘倘成文乎近世古文家簡者旣盡刪事

實以爲古而詳者又累累皆案牘語也此文之所以益不如古歟

再與張淵甫書

去歲垚以書貢所疑蒙惠賜復數千言逐條剖析而教其不逮不異親相往復於几席矣垚爲之狂喜數十日不但不能寐而已所論鄭氏釋廢疾雖庶人葬爲雨止者謂甚雨及之也雨不甚葬不止卿大夫士葬雖微雨亦止檀弓仕而未有祿者違而君薨弗爲服謂雖諫行言聽有故而去亦無服若三諫不從待放而已絕者雖曾受祿亦不服皆足正孔疏之失又言程易疇喪服足徵記之誤謂國君不服庶子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

公子父在爲昆弟無服父没而猶有餘尊之厭故但服大功不得如大夫爲昆弟尊同得服親服若程氏之説高祖及元孫相見在古亦恆有之事祭法且及於適來孫矣不得如程氏高祖元孫不制服之説皆不刊之論也至謂長殤中殤降一等四句乃的係程氏之誤非鄭君之謬則辥終不能釋然于心故復以書質之左右小功殤服章傳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鄭康成曰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則齊衰之殤亦中從上也此主丈夫之爲殤殤者服凡不見者以此求之緦麻章末傳曰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

中從下鄭康成曰齊衰大功皆明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下則小功之殤亦中從下也此主謂妻爲夫之親服凡不見者以此求之程氏謂緦麻章末四句乃經文所謂齊衰大功皆指成人言小功殤服章傳所謂大功小功卽指殤服而言所言中從上下雖異而事則一無男子婦人之别而尊說乃不敢謂據殤服而言長中殤在大功者可云大功之殤下殤入小功卽不得云大功之殤長殤在小功者可云小功之殤若中從下入緦麻當云緦麻之殤不得云小功之殤今在緦麻而冠以小功則小功其本服也然則大功之殤中從上大功亦其本服也程氏謂小功之殤中從下卽大功之殤中從下

文義不甚通當仍如鄭注足下之說可謂辯矣然並於鄭注終不能無疑也成人服小功者長殤已服緦麻更有何服服下殤而可爲中殤從也若謂中從下無服則此句爲贅矣庶孫成人大功長殤小功經於緦麻章見中殤而不見下殤如程氏說則中從下不必改字如鄭說則中從上當服小功此在緦麻章中殤當改爲下殤方合服例夫合例而必改字則不如不改字而亦合例之爲得矣且鄭君以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但主妻爲夫之親服則姑爲姪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皆與丈夫同矣同一婦人爲殤之服何於本宗與丈夫同於夫之親獨與丈夫異也以其爲夫之親乎則

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指小功以下言非指齊衰大功之親也即以其殤而示異何不并異其長殤下殤而但異其中殤也以此爲聖人制服之意恐不然矣垚竊謂成人大功之親中下殤雖入緦麻而長殤則在小功據長殤所在而謂之小功之殤古人屬文句法往往如此不必過泥而疑其文義不通也且大功小功別制殤服緦麻不別制殤服據所別制而言亦當云小功之殤不得云緦麻之殤從鄭說則庶孫之中殤不得不改字又小功之殤中從下有無服之嫌而程說則了無此病故垚竊謂程說爲長鄭氏月令注雩之正當以四月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所謂夏指夏正之二月

三月而言尊說謂其自相違戾太泥矣嘗見如此未識有當否幸再賜教焉

答張淵甫書

接尊書於喪服小記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力主陳氏而深非鄭注將鄙著殤不當立後議中申鄭駮陳處悉力爲陳氏辯洵可謂陳氏功臣矣然鄙見終以鄭爲長也來書言不爲殤者不以殤禮處之而年則猶在殤也經據其年而仍曰殤陳氏承冠而不爲殤而曰不爲殤文義甚明扗謂既因其早成而許其不爲殤不當徇計其年而仍目之爲殤既目之爲殤則决是未冠之童非早冠之子矣古人厚重非爲大夫無早冠之事既爲大

夫本不爲殤斷無仍計其年而呼爲殤之理足下又謂陳氏所言原指大宗故得立後並謂大宗所立之後不必與此不爲殤之大夫爲子旣爲大夫年雖少不必未娶旣娶則得立後以爲子不必言也未娶則當以兄弟行繼大夫之父爲之子不當以子行繼此大夫爲之子所謂雖不爲殤禮必有降也若謂旣爲大夫雖未娶必立後以爲子而服重服則是無妻而有子揆之於義恐不如是設竟如是則亦以喪服爲人後條中已包之矣不必更計其年而別標之曰爲殤後矣子無殤父之義旣爲之子豈可仍呼爲殤殤後之解當依鄭注

答徐星伯中書書

沈垚頓首謹復書星伯先生中書閤下去歲十二月十五日接讀先生五月朔日之書幷所惠大著新疆賦一卷漢書西域傳補注二卷欣躍之忱莫可言喻垚賦性愚鈍生烏程東鄙地少藏書家雖好研究古籍而見聞寡少所得殊陋甚不足見方雅之士遊覽所及遠不過百里近才數十里不獲奉教于海內賢士大夫以增益所不逮往者張淵甫書來言先生鴻才碩學好奬厲後進垚私心竊竊然欣慕欲獻所疑於左右久矣今先生乃先辱賜書降逡尊而下交賤士此古人用心也先生之道謙而益尊矣垚何人其克承斯矜寵也人謂得一知已可以不恨垚謂必一身樹立無媿知已方可無恨

垚辱先生知自惟學殖淺薄異日若不能有所成就則累先生知人之明如何如何竊自勉又自懼也海內讀先生賦者無不歎先生之才惜先生之遇垚竊謂國家有非常之功開闢疆域則必有宏博偉麗之才親歷其地掞華揚藻宣

皇風而揚

盛美而遐陬之山川草木皆附鴻章鉅製以傳示無窮假令先生不親至新疆未必爲之作賦不作賦則新疆之山川草木豈不闇然無色哉然則天欲永遐陬物產不朽之傳故小謫先生先生藉是略見其才是亦先生之遇也異日重登著作之庭歌詠太平潤色

鴻業豈非劍以淬而益光玉以磨而益絜乎讀西域傳補注歎先生立說皆精鑿不刊如天山在焉耆北烏孫都北山南敦薨水不經渠犁之西蔥嶺南北河於阿克蘇南合爲一水未嘗兩河雙注分入蒲昌皆發前人所未發足正千古耳食之誤壵初讀水道提綱見其與水經注所言不合疑北河璥流水道與古有異今讀先生書而恍然矣來論謂新疆有水之地回民種植不可奪其利故屯田非易具徵先生處事之審必驗之實在情形不爲虛餅以欺世論事之文不皆當如是耶拙識承爲改正處悉如來教近作漳北滋南諸水攷一卷附上乞正以隋唐之洺水當漢志之寖水以元和志之派水

當說文之泒水漢時滹沱水先與漳合後魏及唐滹沱
先與泒易合曾見如是未識有當否幸有以教之並頓
首

與徐星伯中書書

淵甫書來述先生撰西夏地理攷以圖籍未備下詢芻
蕘並於西夏事未嘗究心里中張秋水丈曾撰西夏紀
事本末一書因問往之丈取一圖以示言從舊本范文
正集影鈔者並以圖檢攷宋史种諤傳言諤留千人守
米脂進攻銀石夏州今圖列石州於夏州之東銀州之
西與諤傳自東而西攻第合劉平傳言得洪宥二州以
山為界憑高據險下瞰沙漠此天險也今圖列洪州於

宥州之西南宥州東北踰山則夏州亦與平傳合而東至契丹驛路北與韃靼壤接之地又足補史所未備得是圖而西夏之疆域可得其厓略矣惟天都爲夏人南境東接涇原中國自環慶至涇原乃從北而南圖當縱列不當橫出以限于紙幅亦斜向而西則在閱者之善會耳然圖中有綏德軍及御謀城文正仕仁宗朝其時綏州爲夏地公但使种世衡城靑澗而已熙寧三年收復綏州爲綏德城元符二年始改爲軍則去公薨久矣公子純仁純粹哲宗初相繼知慶州米脂等砦之棄忠宣兄弟實主之至御謀城之築則在崇寧三年其時忠宣已薨元祐姦黨之禁方嚴而圖中有此等軍砦若必是

崇寧後人所作宋地與夏接者麟府鄜延環慶涇原秦鳳熙河皆屯設重兵而此圖砦堡但詳鄜延環慶兩路想官是地者取圖附入文正集耳世間通行文正忠宣之集皆無圖舊本爲里中劉氏所藏今其家書籍已散無由借讀獨圖爲張丈影鈔𧩙因先生之言乃假以攷校亦可謂奇緣矣謹影鈔一紙奉上惜張丈之圖自碧羅山至鎮燕軍爲墨汁所汙其小地名遂不可知先生若取善本補之幸甚

落帆樓文集卷二

落帆樓文集卷三

烏程沈　垚敦三

前集三

漳北滱南諸水攷

河自大伾折東北行過降水至大陸播九河同爲逆河入海太行恆山以東諸水皆注焉江自過九江至東陵後東出分爲三以入海淮南及越閩以北諸水皆注焉九河塞而河徙河徙而水之注河者皆注漳漳滹沱日南徙而燕趙諸水多失故道矣南江中江塞而田日增田增而吳越遂爲財賦重地而江形失矣長吏以鑿渠爲功小民規圍占之利陵谷變遷川流戕改攷古者爲

之目眩神迷又安能一一證明古書所稱也然使酈道元水經注全書具在則水流雖與古異其故道猶可援書以攷不幸而酈注又有缺佚江自下雉以東及涇洛滹沱諸篇今皆散失不存於是測地者莫能索昔形於已淪之籍而水之纏絡不可知矣金蔡正甫撰補正水經三卷歐陽原功敘稱其詳趙代間水書今不傳齊侍郎召南水道提綱於江南塞外諸水鉅細靡遺可謂創千古未有之奇然敘中原諸水則失之太略中原之水雖有水經注詳於前但水道古今不同有意略中原殊非詳內略外之義又諸水多沿方俗之稱不能合古今以求其是則亦得失參半焉戴吉士震撰直隸河渠書

六十四卷想於水所經歷及古今遷變之故言之必詳惜不可得見𡎺以漳北滹南諸水水經注既放軼水道提綱於滹沱外他水又槩從略因取酈注逸文之散見於寰宇記者參以他書分別攷之而深覬東原先生河渠書得一見之而析所疑也

釜水

寖水

漷水

滮水

涾水

泜水

濟水

桃水

洨水

緜曼水

木馬水

忻水

滹沱水

滋水

鹿水

泒水

釡水攷

山海經曰神囷之山滏水出焉東流注于歐水郭璞曰滏水今出臨水縣西滏口山經鄴西北至列人縣入於漳其水熱水經漳水注曰漳水自西門豹祠北逕趙閲馬臺西又北逕祭陌西又北滏水入焉漳水又東逕粱期城南又逕平陽城北又東右逕斥邱縣北卽裴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列人縣故城南於縣右合白渠故瀆戴震曰太平御覽引水經注曰滏水發源出石鼓山南巖下泉奮涌滾滾如湯其水冬溫夏冷崖上有魏世所立銘水上有祠能興雲雨滏水東流注於漳謂之合河文當在滏水入焉句下原本及近刻並奪落垚按水經本有滏水篇御覽所引當是滏水篇注非漳水注有奪落

也元和郡縣志磁州釜陽縣鼓山亦名釜山山在縣西北
四十五里釜水出焉泉源奮涌若釜之揚湯故以釜口
名之入陘第四曰釜口陘山嶺高深實爲險阸按釜陽
磁州郭下縣也州所領昭義縣東南至州四十里太平
寰宇記昭義縣釜口泉在縣西一里半出鼓山南流至
按釜水出昭義縣西北東南流逕縣南又東南逕釜
陽縣南又東南至相州鄴縣西東入漳晉臨水縣即唐
釜陽縣也故城在今磁州西北故鄴城在今臨漳縣西
二十里祭陌即紫陌寰宇記洺州肥鄉縣列人故城在
縣東北十五里相州鄴縣渦漳水在縣東北有永樂浦
浦西五里俗謂紫陌河此即俗巫爲河伯娶婦處元和

志西門豹祠在相州鄴縣西十五里縣南至州四十里斥丘故城在成安縣南三十里縣西南至相州一百五十里按寰宇記梁期城在鄴縣平陽城在臨漳今梁期城在磁州東平陽城在臨漳西釜水入漳而後漳水逕梁期城則釜漳合於鄴縣界矣郭注釜水至列人入漳然則漢梁期即裴等縣地在漳北者皆并入列人故入漳得在列人也道元在後魏時注水經言漳釜合流在鄴則郭璞時釜水亦在梁期故城西合漳無疑矣今釜水不於故鄴縣界合漳而乃東北出水道提綱曰釜水源出磁州西山中兩水合於彭城鎮之東東流經州城南講武城西折而北流至車關驛東又東北經邯鄲縣

城東南又東北至开固村西北折而東南又折而東北經廣平府城東南又東北經肥鄉縣北曲周縣城東南折而北流經雞澤縣平鄉縣東又北折而西北至新店橋鉅鹿縣之西南南泊水西南自順德府治邢臺縣來會又東北逕鉅鹿縣西隆平縣東又東北入北泊按元和志相州北至磁州六十五里寰宇記磁州東南至相州鄴縣二十五里邯鄲縣在磁州東北七十里舊釜水經磁州南郎東南注漳水不東北出今自邯鄲東至肥鄉出入白渠水故道自肥鄉以北又出入漳水故道葢白渠拘澗牛首諸水所匯不獨一釜水矣又按漢書地理志魏郡武始縣漳水東至邯鄲入漳上漳字乃釜字

之譌武始故城在今邯鄲縣西南今磁州即故武始武安二縣地又按趙一淸曰劉昭郡國志補注引水經鄴西北釜水熱故名釜口

寖水攷

漢書地理志魏郡武安縣寖水東北至東昌入滹沱河過郡五行六百一十里說文寖水出魏郡武安東北入虖沱水垚按隋唐之洺水即古寖水也太平寰宇記磁州武安縣洺水本名漳水源出縣西北三門山山下去縣八十三里水經云洺水出易陽縣西山按隋圖經云晉惠帝敗於湯陰之歲烏丸鮮卑掠鄴城婦女悉沈於洺水即此水也洺州永年縣漳水風土記云南易水本

名漳水源出三門山西自肥鄉縣界流入趙地記云六國時此水名易水埤蒼及水經云洺水之目不知誰改俗謂山之下地名洺因經之故曰洺水按燕趙記云其分有三易漳爲南易按此二條諸漳字皆寖字之譌古人正名百物洺水本稱斷無與清漳濁漳相混之理武安之寖水後世地志家皆不言而洺水適出武安又洺字說文所無然則洺之即寖無疑也趙一淸曰初學記洺州下引水經注曰狗山頂上有狗蹟今在臨洺縣西又水經注曰洺水東北逕廣平縣故城東水積於大澤之中爲澂泉南北四十里東西二十里亦謂之黃唐泉九域志邢州古蹟下引水經云洺水東流逕曲梁城𡍼

按元和郡縣志磁州武安縣洺水西北句志縣八十三里洺州臨洺縣本漢易陽縣地隋置臨洺縣北濱洺水因以爲名狗山在縣西十里武德五年太宗親總戎討劉黑闥於此立宮永年縣洺水在縣南三里皇家坪劉黑闥壘在縣西南十里洺水南洺水縣以縣西近洺河故爲洺水雞澤縣洺漳二水在縣東南二十五里合流東入平鄉縣界寰宇記邢州龍岡縣千步口卽洺水西北流今俗名千步口按千步口一條趙一淸引初學記邢州下引作水經注曲梁今永年縣也武安縣東南至磁州九十里磁州東北至洺州一百一十里洺州西至磁州武安縣界七十五里臨洺縣東南至州治永年縣

五十里永年縣東南至肥鄉縣四十里東至洺水縣東北至雞澤縣皆五十里洺州西北至邢州一百二十里北至邢州沙河縣界四十五里邢州南至洺州臨洺縣六十六里然則洺水出磁州武安縣三門山東流經縣北又東經洺州臨洺縣北折東南流經永年縣南肥鄉縣西北又北經洺水縣西又東北至雞澤縣東南入漳唐時洺水所經如是若漢時寖水則北至任縣與渦合故漢書地理志言渦水東北至任入寖也又東北至南宮縣入漳故水經漳水注言漳水逕南宮縣故城西其水與隅醴通爲衡津也雞澤縣本漢廣平縣漢時寖水由廣平北經南和縣東又北至任縣合渦水寰宇記邢

州任縣任水在縣東南二十里從南和縣界流入當卽
寖水與渦水合流之所行渦水流經沙河南和二縣之
南龍岡故襄國在沙河之北南和之西北洺水流經渦
水之南未合渦水不得越渦水而口至龍岡之千步口
然則至龍岡而名千步口者必是洺水合渦水後也蓋
在任縣之南南和之北龍岡之東唐時洺水改由雞澤
縣東南入漳而故道則至龍岡此亦洺水卽寖水之一
證今洺水由雞澤流至任縣入釜水水流又與唐異矣
漳水注曰衡漳逕東昌縣故城北又東北左合滹沱故
瀆謂之合口寖水入漳後與滹沱合故漢志言東北至
東昌入滹沱矣過郡五者魏郡趙國廣平鉅鹿信都也

元和郡縣志武安故城在磁州武安縣西南五里太平寰宇記東昌故城在冀州武邑縣東北二十八里按南宮故城在今南宮縣西北

渪水攷

說文渪水出趙國襄國之西山東北入寖漢書地理志趙國襄國縣西山渠水所出東北至任入寖段玉裁曰漢志渠水當是渪水之譌壵按段說是也太平寰宇記邢州沙河縣沙河卽渪水也在縣西北七十一里俗謂沙河水水經云渪水出趙郡襄國縣西山東南和縣渪水經邑界洺州雞澤縣沙河卽渪水經邑界元和郡縣志沙河縣以沙河在縣南五里因以爲名按沙河縣北

至邢州三十五里南和縣西北至邢州三十八里雞澤縣西南至洺州五十里湡水出沙河縣西北東南流經縣南又東經南和縣南又屈經其縣東雞澤縣西北與㴲水蓼水合又北入寖水又北經任縣東又北經鉅鹿縣西又北入漳襄國故城在今邢臺縣西南任縣故城在今任縣東南元和志任縣西南至邢州三十八里又按趙一清曰胡三省通鑑注引水經湡水出趙國襄國句下又有東過沙河縣五字宋白曰沙河即湡水也

㴲水攷

說文㴲水出趙國襄國東入湡漢書地理志廣平國南和縣列葭水東入㴲趙國襄國縣蓼水馮水皆東至朝

平入湡段玉裁曰湡水當是淲水之譌字之誤也淲入湡湡入寖按太平寰宇記邢州龍岡縣百泉河在州東南八里水自平地而出其泉無數故曰百泉是澧河之上源也石井岡在縣西北七里酈道元注水經云蓼水出襄國石井岡岡上有井大如車輪蓼水一名達活水南和縣本漢舊縣也水經云北有和城縣故此云南鴛鴦水在縣北五里郡國志云縣西有鴛鴦水冬日常温和又水經注云南和西官治東有便水一名鴛鴦水又趙記云俗謂之百泉水是也烈家水在縣西南一十里下至狼溝河按百泉水卽淲水也狼溝河卽百泉水分流自沙河縣東北東流至南和縣入湡漢志言列葭

水東入滱然則狼溝河乃滱水正流也水道提綱曰南泊水出順德府西北東南流經府北又東南流經任縣南有一水西南自府城之東南東北流經南和縣北來會又東北爲南泊廣三十里按出順德府西北者古蓼水也出府東南者古滱水也漢朝平故城當在南和任二縣界流俗名稱易至淆混滱未入渪不得名滱爲渪南和西便水名鴛鴦水不得統百泉水而槩呼之爲鴛鴦水而寰宇記龍岡縣下又云渪水一名澧水一名鴛鴦水俗謂之百泉源出縣東南平地是并渪滱而混之矣又按御覽引水經作漏水一名澧水一名鴛鴦水然則澧水又名漏水寰宇記龍岡縣下之渪水其殆漏字

之謁乎

滱水攷

漢書地理志常山郡中邱縣逢山長谷諸水所出東至張邑入濁說文諸作渚濁作渦段玉裁曰諸當作渚濁當作渦皆字之謁㑹按太平寰宇記邢州內邱縣在州北五十八里漢爲中邱縣後魏省入柏人太和十九年於舊城東十里復置中邱縣即今縣理是也隋諱忠改名內邱蓬鵲山亦名龍騰山在縣西六十三里地理志云中邱蓬山長谷諸水所出注水經云中邱有蓬鵲之山郡縣志昔扁鵲同號太子遊此采藥因以名之礪水在縣西北一十三里源出櫻山其水可以礪刀劍龍騰

水在縣西七十五里出龍騰山沙溝水源出鵲山東流經縣五里龍岡縣鵲山水經云鵲山有穴出雲母又云其南有龍騰溪鶴度嶺此二縣下所引水經皆渚水注也元和郡縣志邢州任縣本漢張縣地張城一名渚陽城在縣西南二十七里寰宇記晉將王浚遣段就六眷部衆討石勒屯於渚陽謂此也按灃水注沙溝水源出鵲山流經內邱縣北當即古之渚水班言入濁許言入湡寰宇記任縣下又云滦水在縣西一十五里從龍岡縣北來山海經敦與之山滦水出于其陽而東流注於泰陸之水郭璞曰太陸水今鉅鹿北廣阿澤即其水滦水入大陸澤湡水入寖亦北注大陸澤張城謂之渚陽

城則在渚水之北城在任縣西南二十七里則去渦水甚近渚水入渦必矣湲水在任縣城西十五里亦必下注於渦渚水湲水同入於渦謂之渚入渦可謂之渚入湲亦無不可漢志濁水或即湲水湲入渦渦入寖寖注大陸澤即湲注大陸澤矣

泜水攷

山海經敦與之山泜水出於其陰而東流注於彭水郭璞曰今泜水出中邱縣西山窮泉谷東注於堂陽縣入於漳水按漢書地理志常山郡元氏縣沮水首受中邱西山窮泉谷東至堂陽入黃河段玉裁說文注曰以郭正班知沮爲字之誤風俗通云濟水出常山房子贊皇

山東入沮此亦泜譌作沮也垚按元和郡縣志趙州臨城縣本戰國時趙房子邑也漢以爲縣天寶元年改名臨城泜水在縣南二里敦與山在縣西南七十里泜水所出贊皇縣泜水在縣西南三十五里韓信斬陳餘處邢州堯山縣本曰柏人泜水在縣西一里俗亦名曰脂溝太平寰宇記趙州臨城縣下引酈道元水經注云泜水東出房子城西出白土細滑如膏可用濯緜色奪霜雪光彩鮮潔異于常緜俗以爲美談言房子之纊也抑亦似蜀錦之得濯江矣歲貢其緜以充御府又百暢亭引水經云泜水東逕百暢亭在今縣西趙一清曰九域志邢州古蹟干言山引水經云泜水又東南逕干言山

邶詩云出宿于干飲餞于言是也按寰宇記干言山在邢州堯山縣西五里臨城縣東北至趙州治平棘縣一百里贊皇縣東北至州七十里贊皇在臨城西北趙州西南至邢州一百九十五里堯山縣在邢州東北八十里邢州今順德府府北至趙州臨城縣界九十里趙州南至順德府唐山縣界八十二里唐山即堯山泜水出趙州臨城縣敦與山東北流經贊皇縣西南又東經臨城縣南又東南經邢州內邱縣北又東經堯山縣西元和志泜水在縣西一里則在干言山東寰宇記泜水在縣西十二里則在干言山西漢書地理志洨水石濟水皆東至廮陶入泜太平寰宇記廮陶故城在寧晉縣南

二十九里堯山縣東接昭慶縣昭慶縣卽今隆平縣昭慶縣北至趙州九十里寧晉縣西北至趙州四十里泜水既經堯山縣西則自縣東經昭慶縣南又東經寧晉縣南郭言至堂陽入漳水堂陽漢屬鉅鹿郡唐屬冀州元和志堂陽縣東至冀州六十五里冀州正西微北至趙州一百六十里堂陽故城今在新河縣西按漳水經南宮縣故城西與隅醴通爲衡津乃北過堂陽縣西渭寖諸水北入大陸澤泜亦東注於大陸澤水道提綱曰北泊卽古大陸澤自西南而東北長百餘里南北三十餘里或二十餘里俗稱寧晉北泊西受槐河於寧晉南西南受釜陽南泊水於隆平東北按泊在寧晉縣東南

新河縣西槐水入泜水則齊召南所稱槐河即泜水也
南泊水即溤寖諸水也泜水與溤寖諸水同注大陸澤
入漳則漳水注所言與溤醴同爲衡漳者泜亦在其中
矣漳水與溤醴泜諸水合在南宮縣西北堂陽縣西南
故郭言注堂陽入漳水也漳水注又曰縣曼水東逕烏
子堰枝津出焉又東謂之太白渠又東謂之斯洨水東
分爲二水枝津右出焉東南流謂之百尺溝又東南逕
和城北又東南逕貰城西百尺溝東南散流逕歷鄉東
而南入泜湖東注衡水也斯洨水自枝津東逕貰城北
又東積而爲陂謂之陽縻淵淵水左納白渠枝水俗謂
之泜水承白渠於藁城縣之烏子堰又東逕肥纍縣之

故城南又東逕昔陽城南又東逕下曲陽城北又逕安鄉縣故城南又東逕貰縣入斯洨水元和郡縣志恆州藁城縣西北至州五十八里肥纍故城在縣西南七里太平寰宇記藁城故城在藁城縣西貰城廢城在束鹿縣西南下曲陽縣廢城在鼓城縣西五里按和城在寗晉縣東北歷鄉故城在寗晉縣東二十五里鼓城縣今晉州也安鄉故城在州東百尺溝散流逕歷鄉東乃南入泜湖則泜湖當是今之寗晉泊湖即大陸澤以西受泜水故湖有泜稱湖有泜稱故白渠枝水亦有泜水之稱方俗譌淆展轉相蒙不可為典要濟水在泜水之北槐水在濟水之北洨水在槐水之北斯洨水在洨水之

北辨方正名斯滋安得冒泜水之目哉郭言入漳班言入河以泜水入漳後又入河乃入海且漳水所行本大河故瀆故也元和志趙州元氏縣東南至州四十九里漢元氏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寰宇記中邱故城在內邱縣西十里自內邱北至元氏中隔臨城贊皇等縣班志元氏沮水當是今之槐水泜水出敦與山槐水出贊皇山贊皇即敦與之別阜槐水東北流經今元氏縣南去漢元氏城爲近固不得近舍槐流遠取泜川當沮水矣舍班從郭竊所不取又按趙一清曰九域志趙州沃州城引水經云沃水東至沃州城入於沃湖按魏書地形志鉅鹿郡廮陶縣有沃州城垚按廮陶縣在寧晉縣

南則泜湖當亦在今寧晉泊左近

濟水攷

漢書地理志常山房子縣贊皇山石濟水所出東至廮陶入泜元和郡縣志趙州高邑縣東北至州五十五里房子故城在縣西南十五里贊皇縣東北至州七十里贊皇山在縣東南二十六里濟水源出贊皇山西北流去縣南十里此自別是一濟水水道提綱曰古濟水出贊皇縣西南贊皇山亦曰沙水其水東經贊皇高邑之南太平寰宇記高邑縣光武碑水經云漢章帝北巡至高邑亦光武即位於此有石壇壇有㚖頭碑即帝所建趙一清曰章懷太子後漢書注引水經注曰亭有石壇

壇有珪頭碑其陰云常山相狄道馮龍所造壇廟之東
枕道有兩石翁仲相對焉後漢書注視寰宇記爲詳案
按後漢高邑縣乃唐之柏鄉縣元和志高邑故城在柏
鄉縣北二十一里唐高邑縣乃漢房子縣水經注言光
武即位於高邑乃漢之高邑非唐之高邑樂史不引於
柏鄉縣下而引於高邑縣下可謂誤證矣然所引水經
爲濟水注文無疑也濟水自今高邑縣南又東經柏鄉
縣南又東入槐水槐水合濟水東經隆平縣北又東南
經寧晉縣南又東入泊即班志所謂至廮陶入泜也

槐水攷

山海經曰敦與之山槐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泜太平寰

字記鎮州元氏縣黃石山水經云槐水出黃石山山連邑界贊皇山別阜趙州平棘縣下引水經同元和郡縣志趙州平棘縣槐水一名白溝河南去縣二十五里壵按李吉甫所謂南去縣二十五里者言槐水在縣南南字絕句二十五里者北至縣之數也漢平棘縣故城在唐平棘縣之南洨水經漢平棘縣南槐水又在洨水之南則不得經流平棘之北樂史改元和志之文曰槐水在縣北二十五里則大誤矣水道提綱曰槐河源出贊皇縣西南山中合諸水東流出山經縣城北又東經元氏縣南高邑縣北欒城縣趙州南柏鄉縣北又東南流經寧晉縣城南東南入泊按今槐水當是漢志之沮水

今贊皇臨城兩縣西界地漢時當屬中邱故元氏之水首受中邱西山之泉也風俗通曰濟水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沮今濟水東入槐然則槐之即沮無疑矣趙一清曰九域志趙州有平州城引水經云槐水又逕平山南按地形志趙郡房子縣有平州城

洨水攷

漢書地理志常山郡石邑縣井陘山在西洨水所出東南至廮陶入泜元和郡縣志恆州井陘縣東南至州九十里井陘山在縣東南八十里四面高中央下如井故曰井陘獲鹿縣東北至州五十里本漢石邑縣地井陘口今名土門口縣西南十里卽太行八陘之第五陘也

太原府廣陽縣西南至府三百六十里井陘故關在縣東北八十里太原府東北至恆州五百里太平寰宇記鎮州獲鹿縣飛龍山在縣西南四十五里一名封龍山酈道元注水經云洨水東逕飛龍山北是井陘口今又名土門石邑縣在州西南三十里漢石邑故城在縣西北洨水一名童水注水經云洨水出常山郡即石邑縣也趙州平棘縣洨水水經云洨水又東逕平棘縣南有石橋跨水闊四十步長五十步橋東有兩碑又石柱水經云平棘縣南門夾道有兩石柱翼路若闕焉漢平棘故城在縣南水道提綱曰洨水源出獲鹿縣西南蓮花山曰白鹿泉東流爲西河經欒城北趙州南下流入胡

蘆河胡蘆河即北泊之上游也垚按斯洨水流經洨水之北漳水注日斯洨水首受太白渠太白渠首受緜曼水緜曼水上承桃水水出樂平郡之上艾縣東流世謂之曰桃水東逕靖陽亭南又北流逕井陘關下注澤發水亂流東北逕常山蒲吾縣西而桃水出焉南逕蒲吾縣故城西又東南流逕桑中縣故城北又東流逕緜曼縣故城北自下通謂之緜曼水緜曼水又東流逕樂陽縣故城西右合井陘山水出井陘山世謂之鹿泉水東北流屈逕陳餘壘西又屈逕其壘南又南逕城西東注緜曼水緜曼水又屈從城南又東逕烏子堰枝津出焉又東謂之太白渠又東南逕關縣故城北又東逕宋子

縣故城北又東逕敬武縣故城北又東謂之斯洨水元
和志恆州井陘縣緜曼水在縣西南八十里房山縣東
南至州八十里蒲吾故城在縣東南二十里獲鹿縣鹿
泉在井陘口南山下石邑縣鹿泉水一名陘水南 句 去
縣十里趙州欒城縣東南至州三十九里斯洨水在縣
西北二十里平棘縣斯洨水在縣北三十五里趙州北
至恆州一百里寰宇記欒城縣本漢關縣後漢省後魏
太和十一年於漢關縣故城置欒城縣按房子今平山
縣也桑中故城在平山縣東南緜曼故城在獲鹿縣北
樂陽故城在縣東北宋子故城在趙州北敬武故城在
州東北鹿泉水入斯洨水洨水出鹿泉之南不當亦冒

鹿泉之稱齊召南乃謂洨水始出曰白鹿泉則似以鹿泉水之入斯洨者當洨水正流矣斯洨經趙州北洨經趙州南則自趙州以下固洨水也洨水自州南東南逕寧晉縣南東南入泊所謂至廮陶入泜也

緜曼水攷

漢書地理志太原郡上艾縣緜曼水東至蒲吾入滹沱水常山郡蒲吾縣太白渠水首受緜曼水東南至下曲陽入斯洨眞定國緜曼縣斯洨水首受太白渠東至鄡入河按緜曼水正流至蒲吾入滹沱枝流則爲太白渠斯洨入漳酈道元敘枝流於漳水注必敘正流於滹沱水注惜今亡耳漳水注曰斯洨水首受太白渠太白渠

首受緜曼水緜曼水上承桃水水出樂平郡之上艾縣東流世謂之曰桃水東逕靖陽亭南故關城也又北流逕井陘關下注澤發水亂流東北逕常山蒲吾縣西拔此桃水互流也東北入滹沱滹水注又曰桃水出焉南逕蒲吾縣故城西則即爲太白渠之枝流矣元和郡縣志太原府廣陽縣本漢上艾縣地縣西南至府三百六十里澤發水一名阜漿水亦名妒女泉水經注曰澤發水出董卓壘東董卓壘在縣東北八十里妒女祠在縣東北九十里澤發水源井陘故關在縣東北八十里太平寰宇記舊廣陽縣城在平定軍東南三里軍北至鎮州平山縣界九十里東北至孃子關接鎮州井陘縣界

九十里按縣曼水亦名桃水則即今之甘淘河澤發水寰宇記及太平御覽皆作畢發水則即今之柏川水道提綱曰冶河有三水會合北曰桃河即甘淘河源出山西平定州西壽陽縣東南新興鎮之南山東北流經州北四角山又東北有李賓山水自西來會又東北經臥虎山鏡山東穿城入直隸井陘界折東南流經桃核店北又東南經井陘縣城南又東北至獲鹿縣西南之雨水店西與南來之河水會又北流百里至平山縣西北入滹沱中曰柏川源出平定州西南陡泉山東北流經州南又東有州城河西北自城來會又東經西交鎮南藥嶺山北又東北於固關南穿城入井陘界四十里沾

河自南來會也南曰沾河源出樂平縣西南之沾嶺北流而東經縣城西北折東南流有小松水自南來會又東北流有鳴水自西北來合石馬山水東流來會又東北有一水自南來注之又東北穿城入井陘界北流與栢川合又東北至縣東北與冶河會又北至平山縣西北入滹沱

木馬水攷

山海經白馬之山木馬之水出焉東北流注於滹沱元和郡縣志太原府盂縣西南至府二百二十里白馬山在縣東北六十里木馬水出焉上有白馬關後魏所置太平寰宇記忻州秀容縣大白馬山在縣西南四十五

里連小白馬山定襄縣在州東四十五里三會水水經云三會水出九原縣西東流入滹沱水經定襄界水道提綱曰牧馬河即三會水源曰嵐水出忻州西南白馬山東北流有陰山水自南來會又東又合一水東北流經麻令鎮北及州城東南又東北經定襄城南又東北注滹沱水吳任臣曰牧馬河源有二一出盂縣一出忻州俱名白馬山至三家村之牛尾莊合流經州城南七里東北入定襄界注於滹沱

忻水攷

太平寰宇記忻州秀容縣程侯山一名金山在縣西北三十五里注水經云忻水東歷程侯北山山甚層銳其

下舊有採金處俗謂之金山忻川水在縣東三十二里
注水經云滹沱水南歷忻中口類會忻川水水出西管
涔東山也元和郡縣志嵐州靜樂縣西至州四十五里
管涔山在縣北一百三十里嵐州東至忻州二百四十
里忻水西出管涔山東至忻口入滹沱

滹沱水攷

山海經曰泰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東流注於漊水郭
璞曰今滹沱水出雁門鹵城縣南武夫山漢書地理志
代郡鹵城縣滹沱河東至參戶入滹沱別過郡九行千
三百四十里并州川從河東至文安入海過郡六行千
三百七十里元和郡縣志代州繁時縣西至州六十里

泰戲山一名武夫山在縣東南九十里滹沱水出焉雁門縣本漢廣武縣夏屋山在縣東北三十五里句注山一名西陘山在縣西北三十里崞縣東北至州五十里滹沱水在縣東二百步唐林縣東北至州一百一十里滹沱水在縣東沙河在縣南二里忻州東北至代州一百六十里秀容縣滹沱水在縣東三十二里定襄縣西至州四十五里縣本漢陽曲縣城聖人阜在縣東北二十里石上手足蹟猶存滹沱水西自秀容縣界流入代州五臺縣西北至州一百二十里本漢慮虒縣五臺山在縣東北一百四十里慮虒水在縣北十五里太原府盂縣西南至府二百二十里原仇山在縣北三十里滹

沱水西自代州五臺縣界流入南去縣百里縣城本名原仇城一名仇由城太平寰宇記代州雁門縣句注山在縣北注水經云雁門郡北對句注東陘其南九塞之一也晉咸寧元年句注碑曰盞北方之險有盧龍飛狐句注爲之首天下之阻所以分別內外也漢高祖欲伐匈奴不從婁敬之說械繫於廣武遂踰句注困於平城謂此也滹沱水在縣南龍泉水源出縣西北平地注水經云龍泉出雁門縣西平地其大三輪泉源涌沸騰波奮發以巨石投之水輒潰出亦云潛通燕京山之天池也漢故廣武縣城在郡西南魏文帝移雁門郡南渡句注置廣武城冀州圖云廣武縣城在句注陘南口之南

二十里東陘關地甚險固在郡南二十里西陘關在縣西北五十里五臺縣五臺山水經云五臺山五巒巍然故謂之五臺晉永嘉三年雁門郡㥺人縣百餘家避亂入此山見山人爲之先驅因而不反遂寧巖野往還之士希有望見其村居者至詣訪莫知所在故俗人以此山爲仙者之都矣聖人阜水經云滹沱水東流經聖人阜阜下有泉泉側石有十二手蹟其西復有二脚蹟甚大莫窮所自在縣西南四十八里趙一淸曰五臺縣五臺山太平御覽引水經注曰其北臺之上冬夏長冰雪不可居文殊師利常鎭毒龍之所今多佛寺四方僧徒善信之士多禮焉寰宇記仙人山在五臺縣東南五十

里石嵒上有人坐蹟山腹石上有手蹟山下石上有雙
脚跡皆西向立初學記引注水經曰代州専池水西注
五臺又思陽水東有獨山山上有嵒嵒上有坐蹟山腹
石上有兩手蹟山下石上有兩脚跡俗名之曰仙人山
也據此則樂史所稱仙人山亦是酈注原文而思陽水
一語尤足補其缺逸魏書地形志肆州永安郡驢夷縣
有思陽城蓋因水以爲名垚按漢鹵城故城在今繁時
縣東漢繁時故城在渾源州西慮虒故城在五臺縣北
驢夷即慮虒字隨音變耳水道提綱曰滹沱河源出山
西繁時縣東山泰戲山在平荆關南巖頭山西曰青龍
泉西流經三泉鎮北孤山大營南有小水自南來會又

西經沙澗驛南有華嚴水自南來會水出中臺之麓北流經北臺東又西北流入滹沱滹沱又西少南經縣城南又西南有峩水自東南來注之峩水出東峩山西麓西北流入滹沱滹沱又西南經代州城東南有小水自北來繞城東而南來會又西南經陽明堡東有二小水自西北來注之由西南經崞縣城東有一水自西北經城北而東注之其東岸卽五峯山滹沱又南有小水自西來經城南注之又西南有陽武河自西來會其東岸卽天柱山及福壽山又南經平原村東有銅河東出鳳皇山北麓自東來會有小水西出五峯之西北麓自西來會又南有沙河自西南來會又南爲忻州北境之忻

口折而東南流經定襄縣城西北有雲中河自西南來會河出忻州西北山兩源合而東流數十里經州北又東稍北自定襄西北入滹沱滹沱河又東南牧馬河自城南來會又東經五臺縣南境槐陰堡南有一水自西南來會水出定襄縣南陽西鎮之南山東北流又北經兩嶺山又北合一南來之水經建安堡東注於滹沱滹沱河稍北有一水自西北來會水出泉巖堡西北山兩源合東南流經槐陰堡東北至河邊堡之西南南入滹沱滹沱又東南五臺山之清水河自西北來會清水河源出南臺山麓西流數十里東峩山東麓山自西北來會折而南稍東南流百里有射虎川自東來會折而西

流稍西南經虖陽山麓又西有虖陽河北自獨龍山來會又西南有九女泉西北自縣東來會又西經五臺縣城東南又南有小水自城西來會折而東南流經煖泉山西突厄山東又東南經竇村店西又東南入滹沱河滹沱河又東南經盂縣東北境有龍華河自西南來注之河出盂縣北之龍霧山東北流百里入滹沱滹沱又東南有秀水河西南來會秀水河三源一曰烏河出盂縣西南之玉泉山合一水東北流經縣城東南又東北有星河自縣西北東流繞城來會又東合一小水又北有白鹿泉自西來注之又東有自馬山水自西來注之又北入滹沱滹沱又東入長城黑山關東南入直隸界

自發源至此由東而西而南而東而東南回環九百里
按代州城東之水即續漢書郡國志之常溪水也五臺
縣西之小水即元和志之慮虒水也雲中河即肆盧川
寰宇記肆盧川水今名雲中水一名分領水元和志後
魏宣武帝於忻州西北十八里故肆州城移肆州理此
因肆盧川爲名也開皇十八年改置忻州因州界忻川
口爲名也忻川在北肆盧川在南水道提綱有肆盧川
而無忻川元和志恆州房山縣東南至州八十里蒲吾
故城在縣東二十里靈壽縣東南至州五十里滹沱水
在縣西南二十里眞定縣恆州郭下縣也恆州西北取
五臺山路至代州五百三十里滹沱河南句去縣一里

九門縣西南至州三十里滹沱水在縣西九十里藁城縣西北至州五十八里肥纍故城縣西南七里滹沱水去縣二十九里鼓城縣西北至州九十五里滹沱水在縣北十三里寰宇記靈壽縣衞水水經云衞水出常山靈壽縣西東北入於滹沱河靈壽舊縣城在縣西北眞定縣蒲澤酈道元注水經云滹沱河水又東逕常山城北又東南爲蒲澤澤水有粱焉俗謂之蒲澤口安樂壘魏道武出關登常山郡城北望安樂壘嘉其美名遂移郡於壘今州理是也藁城縣藁城舊縣城在今縣西按唐眞定縣城本安樂壘舊常山郡城在壘南滹沱水經常山城北則經安樂壘之南不得在唐眞定縣北樂史

改元和志之文曰滹沱水在縣北一里則誤矣水道提綱曰滹沱水入直隸界東五十里有一水西自黑山關之北東流穿城而南注之又東南三十里出山始行平地經平山縣城北有井陘縣水自南來會又東南流經靈壽縣南獲鹿縣北境眞定府城南又東南經藁城縣城北按井陘縣水即漢志之緜曼水鼓城縣今晉州也滹沱水舊經晉州之北今改由晉州之南四十里滹沱自晉州以下宋元來決溢不常元和志定州毋極縣北至州八十里滹沱水南句去縣三十五里從藁城北至定州一百二十里深澤縣西北至州九十里滹沱河縣南二十五里光武至滹沱冰合以囊沙布冰上渡未畢

數車水陷今名溝旁合處爲危渡口深州安平縣東南至州五十三里滹沱河在縣南二十三里鹿城縣東至州二十五里滹沱河在縣西北四十二里饒陽縣西南至州三十里滹沱河北句去縣四十五里州理城晉魯口城也公孫淵叛司馬宣王征之鑿滹沱入泒水以運糧因築此城蓋滹沱有魯沱之名因號魯口後魏道武帝皇始三年車駕幸魯口卽此城也蕪蔞亭在縣東北四十五里後漢光武帝自薊東南馳晨夜至饒陽蕪蔞亭飢甚馮異進豆粥寰宇記漢毋極故城在祁州無極縣西深澤故城在深澤縣東南三十五里饒陽故城在饒陽縣東北二十里按隋本於饒陽置深州故元和志

載魯口城不曰縣理而曰州理州理卽縣理也寰宇記
又曰寧邊軍博野縣東至瀛州一百里南至安平縣五
十里東南至饒陽縣六十里東北至高陽縣七十八里
滹沱河在縣東南三十五里寰宇記又曰饒陽縣枯白
馬渠在縣南一里一名黃河今名白馬溝上承滹沱河
東流入下博界故注水經云滹沱河又東自白馬溝出
李公緒趙記云此渠魏白馬王彪所鑿又通典州郡云
滹沱河舊在縣南卽光武所渡處魏武帝因饒河故瀆
決令北注新溝所以今在縣北漳水注曰漳水東北歷
下博城西逶迤東北注西逕樂鄉縣故城南又東北逕
武邑郡南又東逕武强縣北又東北逕武隧縣故城南

白馬河注之水上承滹沱東逕樂鄉縣北饒陽縣南又東南逕武邑郡北而東入衡水謂之交津口衡漳又東逕武邑縣故城北元和志冀州下博縣南至州一百里下博故城在縣南二十里武強縣西南至州一百三十里本漢武隧縣地武隧故城在縣東三十一里武強故城在縣西南二十五里武邑縣西南至州九十里長蘆水北句去縣三十二里寰宇記武強故城在今縣西南二十五里漢爲侯國西晉於其城置武強縣因古城名之高齊移於今理有衡漳河在今縣南五里其城卽後魏武邑郡城道武皇始二年築然則後魏武邑郡卽今武強縣城元和志武邑縣北之長蘆水卽漳水蓋長蘆

水於下博城東北注漳水自下漳水兼納長蘆之通稱矣下博故城在今深州南樂鄉故城在州東南滹沱水唐時自藁城縣北東經鼓城縣北定州毋極縣南又東經深澤縣南又東經深州鹿城縣西北安平縣南又東白馬河出焉又東北經博野縣東南饒陽縣北又東北故瀆東出與漳水合蓋東與漳合者漢時滹沱水道也自饒陽東北至樂壽者後魏及唐時水道也漳水注曰衡漳自武邑縣故城北又東北右合張平口故溝又逕東昌縣故城北又東北左會滹沱故瀆謂之合口衡漳又東北分爲二川當其水泆處名之曰李聰渙衡漳又東分爲二水左出爲向氏口瀆水自此決入也衡漳又

東逕弓高縣故城北又東北右合李聰瀆水又東逕阜成縣故城北樂城縣故城南又東逕建成縣故城南成平縣故城在建成縣北二城南北相直衡漳又東左會滹沱別河故瀆又東北入清河謂之合口又逕南皮縣之北皮亭而東北逕浮陽縣西東北注也淇水注曰清河又北逕北皮城東左會滹沱別河故瀆謂之合口城謂之合城也地理風俗記曰南皮城北五十里有北皮城卽是城矣清河又東北浮水故瀆出焉清河又北逕浮陽縣故城西又東北滹沱別瀆注焉謂之合口也漳水注又曰清漳逕章武縣故城西故濊邑也枝瀆出焉謂之濊水東北逕參戶亭分爲二瀆應劭曰平舒縣西

沱別河東至東光入滹沱河也東光入滹沱後又北與清河合自後淸河即滹沱河亦即滹沱別河矣淸河至東平舒縣北泉州縣南與滱易諸水渾濤入海故言滹沱別河東至平舒入海滹沱經成平縣南故漢志成平縣有滹沱河也寰宇記文安古城在霸州文安縣東北三十里平舒在文安東南參戸又在平舒西南文安平舒參戸之東皆是陂淀水道提綱曰三角淀即古雍奴水當西沽之上最大周二百餘里後漸塡淤袤延霸州永淸東安武淸南至靜海西及文安大城之境東西百六十餘里南北二三十里爲七十二淸河所匯永定河自西北來子牙河自西南來咸注之今曰東淀以其對

州二百四十里樂壽故城在今獻縣西南獻縣北至河間府六十里景成故城在今交河縣東北交河西北至河間府一百十里南皮故城在今南皮縣東北浮陽今滄州也今大城縣古平舒縣地泉州故城在武清縣東南四十里南皮縣東北至天津府二百五十里滄州北少東至天津府一百八十里天津府西北至武清縣治一百二十里元和志參戸故城一名木門城在長蘆縣西北四十里縣東南至滄州四十四里今參戸故城在青縣界漢書地理志河間國樂成縣滹沱別河首受滹沱河東至東光入滹沱河弓高縣滹沱別河首受滹沱河東至平舒入海按滹沱於東昌東北入漳自下漳即

滹沱矣左出爲向氏口乃東逕弓高城北則向氏口之水當即弓高縣之滹沱別水滹沱逕弓高縣城北即東逕樂成縣城南又東逕建成成平縣南又東與滹沱別河合此別河即向氏口決入之水葢自向氏口東北出逕樂成成平等縣北又東與滹沱合也然則樂成縣之滹沱別即弓高縣之滹沱別矣寰宇記東光故城在東光縣東二十里按東光唐屬景州東光西至州治弓高縣四十里景州西南至冀州二百十里東光西至阜城縣六十五里西北至景城縣九十里而建成故城在景城縣東南三十里滹沱逕建成縣南乃東與別河合其地正與東光相直葢水北爲建成水南則東光故言滹

任邱趙北口之泊爲西淀也東淀在武清縣南八十餘里王慶坨之南東西四五里南北十餘里耳又東爲西沽三十里然則平舒參戶以東皆陂澤矣漢志鹵城縣下言東至參戶入滹沱別按淇水注淸河逕浮陽縣故城西東北與滹沱別瀆合驗其地正當參戶故縣之南此別瀆當即漢志參戶之滹沱別特其水首受滹沱之處則不可攷疑自饒陽以下分故瀆東北出經瀛莫二州者即古滹沱別河所行道元時滹沱正流改由滹沱別河之道而舊時與漳合於東昌東北者改稱故瀆矣漢時滹沱與漳合後魏及唐滹沱先與滱易合酈注雖亡滹沱脈絡猶可得其彷彿也過郡九者謂代太原常

山中山眞定信都涿河間勃海等郡也漢志從河東至文安入海從字疑有誤近儒攺曰别河東至文安入海然曰過郡六行千三百七十里里數多於滹沱河則此從字決非别字之譌葢滹沱篇亡不可悉知矣且自鹵城至參戶里數亦不止千三百四十里也寰宇記深州樂壽縣漢中水城在縣西北三十里高祖封功臣呂馬童爲中水侯卽此地居兩河之閒故曰中水郡國縣道記云其城南枕滹沱北背高河瀛州河閒縣大浦淀又名大廉陂在縣西南四十一里注水經云大浦下導陂溝競奔咸注滹沱是故人因決入之處謂之百道口滹沱河在縣西二十里按河經武垣北後魏太和年刺史

王貿掘直之西武垣城在郡西南三十八里故城東徵
北十三里又有一武垣城時人謂之東武垣城即當今
郡南二十五里蓋因魏武鑿渠引滹沱水遂移西武垣
城於此置武垣縣高陽縣在州西北七十里滹沱河在
縣東北十四里瀛州西南至深州一百五十里北至莫
州一百八里莫州任邱縣在州南四十三里狐貍淀在
縣西北二十里水經云鄚縣東南隅水有狐貍淀俗亦
謂之掘鯉淀非也按淀中有蒲柳多葭葦莫縣滹沱水
東流經縣南二里東北流入文安縣界易水在縣北二
十里東入文安縣界合滹沱水掘鯉淀在縣西二十里
俗名掘柳淀易京城在鄚縣西北三十里濡水在縣西

二十里向東合易水廢鄚縣城在縣東北三里高郭故
城在縣西南二十六里宣帝封河間獻王子監爲高郭
侯此城是也滱河經高郭城南面東流過莫州東北至
霸州七十里霸州文安縣西北至州五十里滹沱水在
縣西北三十里又東溢爲趙淀大城縣西北至州九十
五里本平舒縣滹沱河出縣北一百三十里永濟渠在
縣東五十里易水注曰易水東逕容城縣故城南又東
埿水注之水側有渾埿城易水逕其南東合滱水自下
滱易互受通稱矣易水又東逕邑京南又東逕易縣故
城南又東逕安次縣南鄚縣故城北東至文安縣與滹
沱合巨馬水注曰巨馬水於平舒城北南入於滹沱而

同歸於海按寰宇記容城廢城在雄州西北五十里渾
埿城在容城舊縣南四十里南易水在容城縣南流入
瀛州高陽縣界與滱水合流按容城本屬易州元和志
容城縣西北至易州八十八里周顯德六年收復三關
於瓦橋建雄州移涿州之歸義及易州之容城二縣於
城中故樂史謂唐屬易州之容城爲舊縣南易水在縣
南者亦指舊縣言也舊歸義縣寰宇記在涿州南一百
二十里漢易縣地易水在縣南易京城在縣南十八里
易縣故城在縣東南十五里是燕桓侯之別都安次縣
在幽州東南百里按寰宇記之安次縣本耿橋行市在
常道城東五里常道城在漢安次縣西則唐縣去漢縣

不遠今爲東安縣地寰宇記雄州南至莫州三十里幽州南至莫州二百八十里按滱水合濡博諸水入南易南易與滹沱合而入北易范陽以下之巨馬水即北易也鄚縣西之濡水即滱水也滹沱自故瀆東北出東北逕樂壽縣西北又北逕瀛州河間縣西又北逕高陽縣東北又東北逕莫州莫縣南又東逕文安縣北與南易滱水合又東逕平舒縣北與北易巨馬水合又東南與清河合北與鮑邱水合同入於海大城縣東之永濟渠即清河也鮑邱水注曰南極滹沱西至泉州雍奴東極於海謂之雍奴藪其澤野有九十九淀枝流條分往往徑通沽河注曰清淇漳洹滱易涞濡沽滹沱同歸於海

故經曰派河尾也此後魏及唐滹沱所行之道也滹沱自宋元來遷徙不常今水自晉州南東南出水道提綱曰滹沱河經藁城縣城北又東南經晉州南又東南至東鹿縣東南入大陸澤自澤東南流經冀州北東北流經衡水縣城西北又東北經武邑縣北武強縣南又東北經交河縣西境至獻縣南而水分爲二派一派東流經獻縣南東北行一百三十里至滄州西境杜林鎭南與南來之漳河合又北至青縣城東南與運河會北至靜海縣西又北至天津會白河桑乾諸水東入海一派北流經獻縣城西北折東北流經河閒府東境景河鎭北又東北經青縣西境大城縣東境又北經子牙汛俗

曰子牙河又北經靜海縣西境與西北來之清水河合東流至西沽北與自河豢乾會又東南南與運河會二派復合也滹沱既入直隸由西而東南折而東北又東入海行一千二百餘里按自大陸澤以下本古漳水所經漳水南徙而滹沱行漳水故道清水河淶易滱唐諸水之委匯也水道提綱曰漳水北入直隸成安縣西南界又東北經縣東南又東至廣平縣西南境分爲二派東流者經魏縣北大名府治元城縣北又東北入山東冠縣西界與南來之衞河合而東北經館陶西北又東北至臨清州入運河東北流者經廣平縣東南東北經肥鄉縣東東北入山東界經邱縣南又分爲二派一自

邱縣城東北流入直隸威縣南境又東北經清河縣城北又東北經故城縣西棗强縣東又東北經衡水西南景州西武邑南阜城縣城西北交河縣城東南又東北經南皮北又東北至滄州西之杜林鎭東滹沱東派自西來會又東北至靑縣城南運河自東南來會又北達直沽一自邱縣城西北流至直隸界龍堂折而北流經廣宗縣城西又北經鉅鹿縣東又北至新河縣西南北流入北泊大陸本爲漳水之匯今僅存此一派耳自泊東北流會滹沱經冀州衡水武邑之北武强之南交河之西至獻縣復分爲二一至天津俱會而東入海經冀州衡水武邑之北者僅存廣宗一支是漳水南徙也滹水

本經高陽之北今乃經肅寧縣北高陽縣南是滱水南徙也巨馬水本於平舒城北南入滹沱今乃於雄縣東南入南易是巨馬西徙也巨馬滱漳諸水皆非故道不獨滹沱矣滱水注曰滱水歷安國縣東分爲二水一水枝分東南流逕解瀆亭南又東南逕任邱城南又東南逕安郭亭南又東南流入於滹沱滱水又東北流逕解瀆亭北而東北注元和志定州義豐縣西至州六十里本漢安國之地滱水在縣北五里解瀆故城在縣東北九里定州東北至莫州二百五十里寰宇記任邱古城在任邱縣南二十六里按義豐縣今爲祁州自義豐東至莫州之任邱一百八九十里疑滱水枝津之所經別

是一任邱去解瀆亭不遠非莫州之任邱也滱水注又曰滱水東北逕依城城北卽古葛城又東北逕阿陵縣故城東寰宇記廢唐興縣在鄚縣西北五十里舊名葛鄉城一名依城阿陵故城在任邱縣東北二十里任邱北至莫州四十三里是依城在西北阿陵在東南滱水不得先逕依城而後逕阿陵城東疑此有誤

滋水攷

山海經曰高氏之山滋水出焉而南流注於滹沱漢書地理志常山郡南行唐縣牛飲山白陸谷滋水所出東至新市入滹沱水元和郡縣志蔚州靈邱縣東北至州一百三十里茲水出縣西枚回山懸河五丈湍激之聲

響動山谷樵栰之士咸由此渡巨木淪渚久乃方出或落崖石無不粉碎也土地記云枚回嶺與高氏山連麓接勢蔚州東南至定州取𩣡𩧐山路四百九十里南至恆州取秦嶺路四百九十里恆州行唐縣南至州七十里滋水去縣南二十六里眞定縣滋水北句去縣三十里九門縣西南至州三十里滋水北句去縣二十三里定州新樂縣東北至州五十里本漢新市縣之地寰宇記蔚州靈邱縣高氏山在縣西北七十里土地記云鹵城東三十八里有枚回嶺鎭州眞定縣滋水水經云滋水又東至新市縣入滹沱河新市故城在縣東北祁州無極縣資河從鎭州九門縣東北界入無極界東南入

滹沱河兩岸高阜無隄故新城在州西二十八里水經云後魏太武帝南巡行營築亦曰貧城故魏昌城在州東北二十八里水經云李克書曰魏文侯時克爲中山相苦陘之吏上計而入多其前克曰苦陘上無山原林麓之饒下無溪谷牛馬之息而入多其前是苦吾百姓遂執而免之漢光武封大將軍杜茂爲苦陘侯漢章帝北巡改曰漢昌至魏文帝改漢昌爲魏昌城故安城在州東南六里水經云安城卽魏昌之安鄉也魏志云明帝太和元年封外祖甄逸爲安鄉侯祁州西至鎭州七十里水道提綱曰滋河源出山西五臺縣東界烏牛山北麓東流穿長城入直隸平山縣西北界山中合數小

水東南流經靈壽縣北行唐縣南又東南經眞定府北

又東經無極縣南折而東北流經晉州西北深澤縣北

又東北至祁州東南與西來之沙河會而北合唐河也

滋河至行唐縣之張茂村伏地流至眞定縣北之南孟

社復出按滋水本於無極縣南入滹沱今改折東北流

至祁州入滱水道變矣牛飲山今在行唐縣西北白陸

谷說文作白陘谷

鹿水攷

太平寰宇記鎭州平山縣房山在縣西北五十里滋水

出焉亦謂石臼水又謂之鹿水出行唐東入博陵謂之

木刀溝行唐縣輪井水經注云行唐城上有大井若輪

水深不測王山祠水經云行唐城內北門東側祠後有神女廟廟前有碑其文云王山將軍故燕翼之神童後爲城神聖女者此土華族石神夫人之元女趙武靈王初營斯邑城彌載不立聖女發歎應與神俱遂妃神童潛刊貞石百堵皆興不日而就故此神後之靈應不泯焉怪誕謬妄之談不可據信以樂史稱是酈注原文故引之按此二條當是鹿水注文太平御覽引水經注曰漢永平中治滹沱石臼河按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常山南行唐縣有石臼谷蓋資承滹沱之水轉山東之粟自都慮至羊腸倉將憑汾水以漕太原用實秦晉苦役連年轉運所經凡三百八十九隘死者無算拜鄧訓爲謁者監護水功訓隱括知其

難立言肅宗從之全活數千人和熹鄧后之父也訓叔
父以爲訓積善所致也元和郡縣志定州新樂縣東北
至州五十里木刀溝在縣東南二十四里溝旁人姓木
名刀因爲名陘邑縣北至州五十里木刀溝在縣南二
里義豐縣西至州六十里長林溝今名木刀溝在縣南
三十三里然則鹿水自房山縣西北東逕行唐縣南又
東逕新樂縣南又東經陘邑縣南又東經義豐縣南義
豐今祁州州木刀溝自義豐以下元和志不詳所入想入
泒水耳今其水上流爲滋水所亂故道塞矣按石臼河
資承滹沱之水想亦經穿鑿而成章懷太子後漢書注
曰石臼河在定州唐縣東北按唐縣東南至定州五十

里石臼河在新樂東南不得在唐縣東北北字當是南字之誤又按趙一淸曰名勝志行唐縣下引水經注云滋水至行唐縣鹿水出焉謂之木刀溝入滹沱河𡍬按據寰宇記鹿水出平山縣房山此言出於滋水與樂史所言不合水經滋水篇亡不可攷矣名勝志雖非可據之書此語當有所本木刀溝至義豐去泒水甚近想入泒後乃入滹沱矣

泒水攷

說文泒水起雁門葰人戍夫山東北入海段玉裁以爲卽滹沱水𡍬按此卽元和志之派水也泒派字相近因譌作派泰戲山通典謂之泒阜山寰宇記代州繁畤縣

鎮州行唐縣皆作派山然則派水之爲泒水無疑也葰人故城在今繁畤縣南滹沱與泒水同出泰戲山以其是泒水所出因謂之泒山寰宇記鎮州靈壽縣泒水經白羊山山之下有白石如羊頭角身足粲然逼眞定州安喜縣天井澤在縣東南四十七里周回六十二里水經云派水歷天井澤南水流所播爲澤俗名爲天井淀元和郡縣志定州義豐縣西至州六十里派水在縣西二十五里深州安平縣東南至州五十三里派水今名彊河西自定州義豐縣流入饒陽縣西南至州三十里州理城晉魯口城也公孫淵叛司馬宣王征之鑿滹沱入派水以運糧因築此城李吉甫樂史所言之派水字

皆當作泒𣶒一清曰初學記引水經注云定州泒水東北流經大核山大核山疑是大泒山之譌大泒山在今阜平縣北五里其東又有小泒山以泒河所經得名垚按阜平縣本靈壽行唐二縣地在唐爲恆州地非定州地也大核山當別是一山泒水今沙河也水道提綱曰沙河源出山西繁峙縣東界嚴頭山其西即滹沱源所謂泰戲山也東南流穿長城入直隸界茨溝營北又東南有小水自西來注之又東南至阜平縣東南有一水自西界龍泉關東南流合一水經縣城而東來會又曲折東南流經王快鎭西又東流經宕城西始出山經曲陽縣西南又南經行唐縣東北新樂縣城南又東經定

州南無極縣北又東至祁州東南滋河自西南來會又北與唐河會焉按唐時泒水東經安平饒陽與滹沱合今改入滋水

落帆樓文集卷三